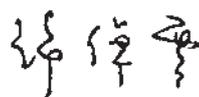


1840年以來的中國與美國



這期《二十一世紀》期刊，是為了慶祝楊振寧先生百年大壽。我祝禱這位學術巨人的智慧，能夠庇佑眾生，嘉惠中華。尤其希望中國的學者，如我一般有這種幸運，得到世上高人一言半語的指點。楊先生，仁者壽，智者不惑，際此慶壽良辰，晚晴紅霞，西山風清，我們祝您健康快樂。

楔子

中美之間的交往，假如我們從1840年鴉片戰爭開始計算，幾乎已經有二百年了。美國這個年輕的共和國，初試啼聲。在如此漫長的過程裏，中美之間來往起起伏伏、恩恩怨怨，是個非常複雜的記錄。自從中國開關迎接世界以後，中美之間的糾纏，恐怕比歷史上中國與任何其他國家的關係都更為複雜，而且影響久遠。

所以，收到陳方正先生交託我寫這篇文章的使命以後，我就兢兢業業思考了很久——我感覺自己應該寫：因為這個大題目，不僅關乎中美兩國，幾乎可以說兩百年來世界的命運，很多時候與中美關係密不可分。中美關係的轉向，往往導致世界歷史的轉向——當然，中國的命運也隨之發生改變，同樣美國的命運也就有所動盪。

我如此說的緣故，是因為二百年來中美關係的基本格局是：美國強勢，中國弱勢，強弱勢之間有主客之勢。由於美國本身的理念，有其立國的政策，也有其衡量自己當時在世界上的地位而作出的取捨，所以對中國的政策如有變化，也是美國採取主動。在此期間，中國被動的時候多，美國主動的時候多。

* 本口述稿由深圳行政學院副教授陳新華整理。

所以，討論這個問題，我常常會將上述角度，作為一條不斷變化的線索拉進來加以考量：美國在那個特定的時空，為甚麼如此做？在中美關係上，那個時空特性之下美國如此作為，又是如何影響其自身的發展方向，以及整體的國際平衡？隨之而來的世界局勢，是走向災難還是和平？

口授這篇文章的時候，其實我心裏也是五味雜陳。中國與美國的關係有恩有怨，也有躲不開的糾纏。放眼世界，我們得到美國的幫助，確實比其他國家都更為重大，也更為深遠。但是中國更被美國牽制，而被迫走向許多意想不到的方向——這不是中國所願意的，對中國整體的歷史也有很大的影響。

一 中美之間的貿易

1840年，英國與中國打了第一次鴉片戰爭。其實，當時在香港活動的鴉片商人不止英國人，也有美國人在內。美國這個成立不久的新興國家，也跟着英國參與國際貿易——中國貿易這塊肥肉，它必須染指。當時跟義律(Charles Elliot)謀劃該如何用強力打開中國的貿易大門，也有美國商人帕金斯(Thomas Perkins)參與其中。到今天，帕金斯家族還是美國新英倫世族大家中很重要的一份子。他們也一樣，用船隻帶來鴉片，帶走中國的瓷器、茶葉等商貨。但這種貿易並沒有獲得中國法律的許可，等於是強行打開中國大門。第一次鴉片戰爭動兵的雖然是英國，但是贊助者之中也有在香港的美國商人。

這次戰爭中國戰敗，被迫與英國簽訂《南京條約》。1844年，美國派出使者顧盛(Caleb Cushing)，和中國的總代表、兩廣總督耆英簽署了《望廈條約》。自此，中美兩國建交，而顧盛是第一任公使。就任公使後，顧盛說自己心裏很興奮，也覺得這是個艱鉅的責任。這個最年輕的國家，剛剛從內戰中拔出來，第一次涉足世界政治、國際關係，居然就與世界上壽命最長的東方帝國正式建立關係，他認為這是人類歷史上一個重要的里程碑。

我住在美國賓夕凡尼亞州的匹茲堡，在此順便講一件對我而言很有意義的事情。1784年2月2日，也就是華盛頓(George Washington)生日當天，「中國皇后號」從紐約港開往中國，這是第一條美國派往中國的商船。他們帶來的不是鴉片，而是三十噸從匹茲堡附近採集的野人參(在中國被稱為「西洋參」或「花旗參」)，以及皮革、胡椒、棉花等商品；從中國帶走的，則是瓷器、茶葉、絲綢等商貨——這是當時典型的中美貿易裏中國銷售到美國的商品。

有好幾次，我作為中央研究院的工作人員訪問哈佛大學，交涉合作事務，住的地方都是哈佛的賓館。這個賓館是新英倫的老式住宅，木頭房子，古老的木牀，房間裏都是美國商人早期運來的中國瓷器。除了中國本身的瓷器以外，還看得出專門為美國和英國燒製的貿易瓷，也看見中國的絲織品作為裝飾。如此情景，令我也覺得時空顛倒：一個中國年輕人代表中國的學術